

# 一句顶一万句

文/温培雅

小隐于野，中隐于市，大隐于朝。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处世智慧，小角色有小角色的生存逻辑。生活中处处有哲学，有的人虽身处草莽、面目平凡，但面对重大问题时头脑清醒、一语中的，让你感叹他(她)敏锐的洞察力。

比如说一位年轻的医生对三颗发炎智齿的定论。今年我的智齿发炎比往年更凶猛一些，不但牙肿脸肿连脖子的淋巴结都肿大了。四颗智齿中的一颗因为率先揭竿起义，多年前被就地正法、以儆效尤。余下三颗安分了许多，多年不作妖，一旦兴风作浪，人到中年的身体有点吃不消。它们好的时候让我胃口香甜、身轻如燕，可以日行千里；不好的时候让我辗转难眠、食不下咽，感觉人生惨淡。检查时，我避重就轻说起几颗龋齿要补，戴着口罩的医生扔掉手中的棉签，说出的话如同当过牙医的作家余华一样深刻：“龋齿倒是不急，重要的是三颗智齿需要拔掉。治病要治根，智齿不除，于事无补。”一句话宣布了三颗智齿的死刑。愚蠢的智齿啊，为什么就不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呢？这下两败俱伤了。

回望自己以前的文字颇觉粗陋浅薄，现在的文章因为阅历多了下笔也游刃有余，自我感觉上升到另一层境界。一次和熟人聊天时，大家非常捧场地点赞了我最近刊发的几篇文章，我也发表了昨不如今的感慨。一个圈外人不紧不慢地说：“原来的文章虽然浅，但大家都能明白你要表达的意思，现在你读的书多了，反而曲高和寡，很多人都看不懂了。”寥寥数语，却是良言。文章有时不求文笔有多好、立意有多高，要的是那种心有灵犀的一点便通。浅显有浅显的妙，高深有高深的好，一味追求文字精湛的神，可能会失去直抒胸臆的性。

在某个时期经历职场低气压时，和一个看起来活得稀里糊涂其实大智若愚的闺蜜聊起种种，她用悲悯的眼神看着我，像是在打量一个傻子：“这就是职场啊！你说的这些我们一直在经历，有什么可奇怪的。你因为专注做事不揣摩人心，所以才以为同事之间就应该互相配

合、一团和气。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，道不同就有纷争，你不犯人但是人家烦人啊！”一语点醒梦中人，很好，她是四十不惑的人间清醒，我是人到中年方醍醐灌顶。不在于人生经历多少，而在于是否经常思考——这就是认知的差距。

有娱乐记者采访一个近年来很火的青年艺人，问他“想不想回到过去”，面对镜头擅长表情管理的人却不觉皱眉摇了摇头，原话我忘了，大概意思就是：现在已经是最好的安排，不想回到过去。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的，过去就是过去，不回望、不留恋，勇敢向前走，前面的日子才是自己要面对和经历的。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变得如此成熟，但是他的观点很能代表一部分中年人的心态——一边行走一边承受，经历了那么多的意外和惊吓，谁还有心力再重新把那些日子走一遭？

曾经看过一位学者面对采访镜头侃侃而谈：“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但是有的人出生在罗马。对草根阶层的人来说，读书和学习是最近的路，虽然用尽毕生的力气才到罗马，但是毕竟抵达了。”年轻的时候颇有血性，觉得人定胜天，现在才明白这一席话沉甸甸的分量。就以大学生的暑假为例，各阶层家庭用各自的打开方式形成分水岭：普通家庭让孩子学车、学雅思、参加夏令营或是旅游，积累证书增加阅历；小康之家一掷万金，让孩子出国参加各类竞赛和游学交流，为留学铺垫；而有些孩子因为没有伞就只能在雨中奔跑，为了几千元的学费在烟熏火燎的小馆子洗盘子、擦桌子，在小作坊的流水线上做着毫无技术含量的重复工作，在烈日高温的街头卖西瓜、串烧烤……人类悲喜并不相通，命运走向云泥之别，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

以《一句顶一万句》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刘震云说过：“微笑和沉默是两把利器，微笑解决很多问题，沉默避免很多问题。”万物生于土壤、雨雪来自天上，身处低处时努力向上看，行至高处时记着向下看——胸中蕴有激雷、面色平静如常，伤心时微笑、愤怒时沉默，无意间流露出的品质，胜过万语千言。

# 珍贵的来信

文/谭文峰

我珍藏着一封书信，那是著名书法家李铎老师40多年前写给我的。

我与李铎老师素未谋面。1977年的一个周末，当时还在部队的我和没有执勤任务的战士一起看电视，那是我们难得的放松时间。那晚，一档书法节目中一位挥毫作书的军人深深吸引了我。军人正值壮年，一身戎装显英武之气，提笔作书如行云流水。书法作品飘逸灵动，用笔老辣，笔法娴熟，笔风稳健，令人不由击节赞叹。我当即记下了他的名字和单位——李铎，供职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出于对名家的仰慕和强烈的求知欲望，我萌生了向其去信求教的想法。我鼓起勇气，以首都警卫战士的名义给李铎老师写了一封求教信。信寄出后，我心中忐忑不安，作为一名普通的战士，给名家写信，他是否能够理解我？

不久后的一天，通讯员巩祥州兴冲冲地给我送来一封厚厚的来信，是李铎老师寄的。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，不仅有饱含真情的书信，还有其创作的灵动洒脱的书法作品。我手捧来信，心中溢满感动。

我于1978年初春复员。从部队到地方，全新的环境，陌生的岗位，有些不太适应。如何尽快融入新的环境，把新岗位的工作做好？如何安排业余时间，有效提升书法研习水平？我再次以书信的方式求教于李铎老师。

不久，李铎老师的回信到了，又是一个厚厚的信封，信中又附赠了珍贵的书法作品。信中，李铎老师用军人通信特有的语言风格写道：“谭文峰同志，你好：来信收到，迟复为歉。”寥寥数笔，简洁明快，态度谦和，朴实真诚，博大的胸怀和格局跃然纸上。

接下来，老师直奔主题：“从军队到地方，确实是一大转变，但只要保持和发扬部队的传统作风，与地方同志团结共事，相信还是可以把工作搞好的。”话语不多，语调平和，字里行间浸透着李铎老师对一名普通退伍士兵深深的关爱。

对于我提到的书法问题，李铎老师以谦和的语气写道：“至于书法，这是一种爱

好，如能从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，进行研究和练习，仍然是会有长进的。学书无捷径，苦练出功夫，除此没有别的办法。不知对否，请酌。”信中没有居高临下的空洞说教，俨然老朋友般理解尊重。

洞察世事，在人际交往中感觉有种规律，越是有大本事的人越虚怀若谷、谦逊温和，越有包容万物、宽待众生的胸怀和格局，越能行稳致远，事业精进。李铎老师之所以能成为军博研究员、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文职将军、全国著名书法家、中国书协副主席、全国政协委员……是因为他孜孜不倦的追求外，还有厚积的德行和人格魅力。

古人曾言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“鸟随鸾凤飞腾远，人伴贤良品自高”“与蜜蜂为伍，常沐花之芬芳，与智者同行，必能升华境界”，即便凡夫俗子，在能人雅士潜移默化感染中，也会在不经意间拓宽视野，提升层次。

好多年过去了，我常常拿出李铎老师的来信细细品味，这信如久藏的老酒，开坛即溢出醉人的醇香……信中遒劲的书法让我振奋、真诚的关爱让我温暖、亲切的教诲让我感动。

一句善言，可以让人受用一辈子，一封饱含真情的来信，可以让人温暖一辈子。40多年间，李铎老师的来信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学习、工作和生活。从部队复员，工作几度转换，我谨记李铎老师“保持和发扬部队传统作风”的嘱咐，做到待同事诚心，对工作尽心，让组织放心。业余时间，我按照李铎老师的教诲，研习苦练，笔耕不辍。

智者曾言，“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成功必须努力。”庆幸的是，经过不断努力，我的书法作品有幸在李铎老师工作的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展出；近些年又有书法书籍出版问世，也算有了一些长进。回望来时路，虽无大作为，但未虚度光阴，心中甚感欣慰。

常想起那句特别暖心的话：“人生最美的相遇，不是在路上，而是在心里。”时近半个世纪了，天长日久的回味，李铎老师来信中传递来的启迪激励，爱心暖意，已融入我的生命。作为普通的退伍老兵，我会永远将李铎老师的来信作为我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

和谐家园(木雕) 王九一/雕刻

雅说